



韩锦彝是宋耀如的祖父。但是,无论是曾祖父、祖父还是生父,宋耀如的这些父辈们,其实都是那个时代海南乡间一个个普通的百姓人物,他们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而史籍留名,因此要撰著他们的事迹,几乎如同竹篮子打水;只是由于他们以子孙名贵,托“宋家王朝”的鸿福,这才有学者们乐此不疲,铢积锱累,不断说出一些道道,信不信由你。

比如,关于祖父韩锦彝,就有文章说,他曾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,是文昌县北地区“老洪”的头头。如果这是见于记载的信史,我们当然乐意从韩锦彝的身上,看到洪秀全领导的“太平天国”革命对海南带来的影响,看到宋耀如原来出身于一个“革命家庭”,看到宋家(韩家)的故事到此时已经是越来越具体,并带有鲜明的时代记忆了。

问题是,宋耀如的祖父韩锦彝真的是“老洪”的头头吗?

陈漱渝《宋庆龄祖籍考察纪实》(1990年)中这样写道:“宋嘉树的祖父叫锦彝,原住文昌县锦山区的罗豆,后迁至同属锦山的昌西区牛路园村。迁居的原因,现有三种说法:一、罗豆地少人稠,难于谋生。二、犯了族规,勒令迁移。三、韩锦彝曾参加太平天国起义,是文昌县北地区‘老洪’的头头。起义失败,易地而居。韩锦彝有两个儿子:长男鸿翼(即宋嘉树的父亲),娶王氏为妻;次男鹏翼,娶宋氏为妻。”

如果不去仔细计较这段话,我们一般会信以为真,因为就韩锦彝曾参加太平天国起义,是文昌县北地区“老洪”的头头,在起义失败后易地而居的说法,作者在文中特别注明:“提供这一说法的是韩扶丰,现年(1990年)91岁,文昌锦山区罗豆人,现在珠海定居。”因为有91岁的地方父老为“证人”,当可相信韩锦彝是文昌县北地区“老洪”头头的说法。

但是,我们一查对《韩氏家谱》,就发现有问题了。

据清光绪八年(1882年)续修的《韩氏家族》,其“第二十一代——彝派”中记载,韩锦彝生于清乾隆甲辰年(1784年)十月十四日亥时,终于清道光辛丑年(1841年)八月九日辰时,葬宅西边。妣伍氏婆,生于清乾隆辛亥年(1791年)九月二十二日亥时,终于清同治癸酉年(1873年)三月三十日申时。男安翼(幼卒)、鸿翼(出嗣)、鹏翼、鹗翼。

显然,陈文说韩锦彝有鸿翼、鹏翼两个儿子的说法,与家谱中的生四男(大男幼卒)的记载是不相符的。

我们知道,太平天国起义是发生于1851年。那是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(1851年1月11日),拜上帝会众万人在广西金田村“恭祝万寿”起义,是为金田起义。是时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起义,建国号太平天国。气势磅礴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从此开始。

韩锦彝去世于1841年,也就是说,在他死后整整十年,太平天国起义才发生。那怎么能说他参加起义、成为“老洪”的头头呢?

退一步看,韩锦彝去世的前后,洪秀全才开始传教活动。

洪秀全(1814—1864年),原名洪仁坤,小名火秀,广东花县(今广州市花都区)人,农民家庭出身。七岁入村塾读书,五、六年间即能熟诵四书、五经等。道光八年(1828年),初次到广州应考秀才,没有考取。此后一面当村塾教师,一面努力读书,又几次去广州应试,但都名落孙山。屡试不第,科场失意,使他感到愤懑不平。道光二十三年(1843年),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应试落第后,洪秀全阅

我们当然乐意从韩锦彝的身上,看到洪秀全领导的“太平天国”革命对海南带来的影响,看到宋耀如原来出身于一个“革命家庭”,看到宋家(韩家)的故事到此时已经是越来越具体,并带有鲜明的时代记忆了。问题是——

文/钟一

宋耀如：祖父韩锦彝是『老洪』头头吗？

读了传教士梁发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子《劝世良言》。这本书是七年前他在广州应考时得到的,内容是宣传拜上帝,敬耶稣,反对崇拜偶像邪神,鼓吹天堂永乐、地狱永苦等教义。他读后反应强烈,“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,以及永生快乐之希望”,于是按照书中所示,祈祷上帝,自行施洗,以示“去旧从新”,并开始传教活动。是年,洪秀全在花县首创“拜上帝教”。

既然韩锦彝(1784—1841年)的一生,在时间上无法与太平天国起义相衔接,因此所谓他参加太平天国起义、是“老洪”的头头的说法,不足采信。

然而,91岁的文昌锦山区罗豆人韩扶丰的回忆,又不能说毫无价值,不能断然否定。因此,如果一定出现过这样的事,那么我们只能揣测,事情可能发生在宋耀如的父亲身上。

宋耀如父亲韩鸿翼,生于清道光乙酉年(1825年)。娶王氏,生于清道光丁亥年(1827年)。从时间上说,在他们二三十岁的年纪,正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勃兴之时,当是耳染目睹其事,甚或卷入其中也很难说。

我们稍为放大历史的视野,或有所发现。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,声势浩大,被认为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。在两年的时间中席卷大半个中国,到咸丰初年终于影响到隔海相望的海南。

民国《儋县志》记载说:“道光末年,洪秀全起义覆清。反清复明之呼声,几普遍于民间。咸丰初,渐次传入儋县内地,衍流而为金兰会。德庆里海头、白沙等处,即当日屡秘密集会地点之一也。会中头目等级,分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金花先生等名。会友不下数千人。以诚爱正义互相号召。凡加入会者,共生死,同患难。禁止狎淫妻女、窃劫等事。自造秘窍隐语,以相暗示,不为会外人道识。组织森严,众皆惧服。”

这还只是海南西部儋州的情况,而在宋耀如家乡文昌及邻近的定安等地方,情形更为突出。

《光绪澄迈县志》记载:“咸丰二年(1852年),红匪符老发集众劫掠仁兴地方,男女惊恐走失,怨声通天。市上买卖言白不敢言红,凶暴太甚。”“咸丰三年(1853年),文昌洪匪首符老发在加类水、龙骨巢集众拜会,聚匪千余人来岭仑方新市驻,劫掠村庄,势惊金江、加乐,澄迈南方通境尽恐匪威。”文昌“洪匪”符老发声势及于澄迈,足见其影响之大。

又《光绪定安县志》记载:“咸丰二年(1852年)五月,会匪啸聚。”编纂者注释说:此事“始于琼山、文昌。头目来定邀集。二更后,出旷野间,敌血结盟,谓之‘放台’,均目为洪姓兄弟。十月,强盗蜂起。抢劫南闰猫尾埕、羊角岭等处一带村庄,系会匪与琼、澄贼匪,勾引高、廉、广、潮游匪,夹土匪乘机作乱。”又“三年,会匪愈炽。”编纂者注释:“旧年惟南门外孙光明,同岭口市张璽、程延文、邢昭全、李家芳、何志、孙穆辉,隆门市吴国治等聚党结会。至本年三月,隆门武生叶玉辉、梁元运,岭口市郑文光,雷鸣市苏德隆等,增邀入会,重行放台,蔓延至南闰、岭门、黄竹、居丁、长岭、仙沟各市,并诱骗村人。挟制庸愚,共千余人。自称‘老洪’,彰扬声势,强买强卖。语言偶犯,即群起殴打,拆卸房舍。道路侧目,莫敢谁何。”又“咸丰四年正月,邑城戒严”。所加注释是:“旧年会匪自嘉积败后,复西聚于澄邑之石浮、金江、瑞溪,及琼邑之东山市。十二月廿旬,声言至除夕欲乘人家度岁未备,肆掠澄、定一带,次及嘉积。人心汹涌。”

以“会匪啸聚”、“会匪愈炽”、“邑城戒严”叠次记载其事,“洪姓兄弟”、“老洪”等叠次出现,可见其激烈程度。

“洪匪”这些举动,惊动了咸丰皇帝,咸丰四年(1854)六月谕曰:“有人奏广东琼州府属琼山、文昌、会同三县有无赖游手纠集多人,名为老洪会,藉端讹索,肆行抢掠,虽被练勇格毙多名,其分扰各县亦均有擒戮,而党与尚多,并各海口时有盗船停泊,居民惊恐。会匪勾引洋盗,其患更不可胜言。着叶名琛、柏贵按照折内所指各情,檄飭该管道府,督率所属地方官,务将首要各犯,严密查拿,就地正法,无任一名漏网。其被诱愚民,着即明白晓谕,务使悔过自新,成为良善,俾海外黎民各安生业。”

从这些记载看,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,它的熊熊烈火的确是燃烧到海南岛来。受其影响,或者说是为了响应太平天国革命,这才有咸丰三年(1853年)文昌、琼山、



澄迈、定安、会同、乐会等地会党相继响应太平天国革命起义,澄迈的加类水、龙骨寨等地成为该县义军的斗争据点。但这些斗争不久均被清政府镇压下去。

到了咸丰四年(1854年),广东轰轰烈烈的天地会洪兵起义又影响到海南。

洪兵起义是在太平天国起义的直接影响下,由广东天地会发动的一次反清起义。因为他们响应洪秀全,所以自称为洪兵,亦为洪门子弟,有洪门造反军之意。因以红旗为标志,亦称“红兵”。起义以广州附近为其中心地区,也是广东天地会在全省范围内发动的人数最多、持续时间最长的起义。海南岛各地纷纷响应。

今人言及此事,大都要讲到咸丰七年(1857年),定安县的天地会义军的活动扩展到该县的黎族地区,并一度围攻枫木市和岭门市。如林日举著《海南史》(2002年)中写道:“1854年(咸丰四年),广东爆发天地会响应太平天国革命的‘洪兵’起义,海南各地会党纷纷响应。1857年(咸丰七年),定安县境内的会党围攻枫木市和岭门市,陵水县黄有庆领导黎族人民起义,曾一度进攻陵水县城。这些斗争均持续一年多时间。”

此事《光绪定安县志》记载如此:“咸丰七年,会匪啸聚二千余,劫掠枫木、岭门等处。”注云:五月初三日,会匪啸聚二千余,焚劫岭门等处村庄。初六日,新村仔廪生叶文锦、监生王国宝招集岭上壮丁御敌,又得枫木廪生吴凤栖、凤升兄弟率岭下壮丁四千相助。飞禀知县章增耀,带兵会合岭上岭下团勇剿捕,追杀头目数十人。余凶悉平,民获安堵。

又《光绪定安县志》记载:“(咸丰十一年,1861年)秋,高、雷绅民来吾邑避乱。为洪匪破肇庆,被官兵打败,余党走来据信宜县,围高州城,而雷州亦震动,故二府人纷纷来吾邑避乱。”编纂者注明这个事件是来自“采访册”,说明是他们采访所得的一个“社会新闻”。

广东的高州、雷州二府人民受“洪匪”围攻高州的影响,而纷纷来定安避乱,这样一个事件表明,广东大陆“洪匪”起事实即今人所说的洪兵起义,可谓声势浩大,而海南地方此时还是相对平静。尽管如此,我们仍然看得出,即将来到人世的宋耀如,就是生于这样一个社会动荡不安、民生维艰日甚的时代。咸丰十一年正是家谱中记载的宋耀如的生年。

斯特林·西格雷夫在《宋家王朝》(1985年)中说到宋耀如家族具有三合会背景:“孙逸仙在年少时参加的秘密社团——三合会——正巧就是宋查理家在海南岛积极参加其活动的同一个华南会党组织,是潮州兄弟会的分支组织。”

以“秘密会社”而言,这方面的内容与宋耀如、孙中山确实都有关系。或者说,后来他们都是类似“秘密会社”的成员,共同走上“反清复明”的不归路。但是,我们仍然无法确信宋耀如的父亲是否是“秘密会社的老前辈”,但“三点会”在咸丰年间的再三起义,而且与宋耀如的家乡文昌有相当大的关联,这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种“旁证”。

影影绰绰的历史,让我们难以看清。我们能说的也就是这些了。

但在很多带有文学创作性质的作品中则说,宋耀如儿时就听母亲讲“太平天国人人英雄”的故事。如于醒民等著《宋氏家族第一人》(1986年)中写到,后来1880年宋耀如在美国万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,居然遇到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侄儿洪春魁,说是宋耀如儿时就听母亲说“太平天国人人英雄”云云。

还有些作品将韩锦彝创作为是宋耀如的“英雄爷爷韩锦彝”。陈延一著《宋查理传》(2005年)中说:“那时,阿虎的爷爷韩锦彝是文昌城的教书先生,在当地有一定影响,在社学中大小是个头目。”

孙中山童年时最喜欢听太平天国故事,少小即景仰洪秀全等太平天国英雄,并以“洪秀全第二”自命。如果宋耀如儿时就听母亲讲“太平天国人人英雄”的故事,这是真实的,那么席卷全国的太平天革命运动,的确是在少年宋耀如心中留下深沉的记忆。

那么,无论宋耀如大于孙中山五岁,还是与孙“同庚”,他们拥有共同的童年时代记忆,并将拥有共同的反清复汉的革命未来,这应与事实不太远。■